

9月26日 | 倫敦古城、羅馬倫敦與泰晤士河

從倫蒂尼恩、古城牆與倫敦橋，到倫敦塔、波羅市場與聖保羅大教堂



概念圖：先把河、橋、港口和城的位置放進腦中；後面的歷史幾乎都從這四者的關係長出來。

如果把倫敦的歷史一層一層往下剝，最底下並不是白金漢宮、國會或西敏，而是一座羅馬人在泰晤士河邊新造出來的商業城市——倫蒂尼恩（Londinium）。今天所稱的倫敦城（City of London），就是從這個羅馬城市的範圍慢慢延續下來的古老核心。

它的故事並不是「兩千年前建了一座城，然後一路變成今天的倫敦」那麼簡單。倫蒂尼恩建立十多年後就被布狄卡的起義軍燒毀；羅馬人重建它、擴大它，再用巨大的石牆把城市圈起來。羅馬帝國離開後，城牆內一度幾乎空掉，倫敦人的生活反而向西移到今天河岸街與柯芬園一帶。幾百年後，維京威脅又讓人重新回到羅馬城牆裡。到了諾曼征服，征服者威廉再把倫敦塔壓在古城與泰晤士河交界處。

因此今天走的不是一條「古蹟很多」的觀光路線，而是一條可以把倫敦城市史真正走出來的路。古城牆告訴我們羅馬城市到哪裡為止；倫敦塔告訴我們征服者如何控制這座富有城市；塔橋告訴我們十九世紀的倫敦仍然必須讓港口和道路同時運作；波羅市場解釋了為什麼橋頭永遠帶來交易；最後的聖保羅大教堂，則把羅馬城市、中世紀倫敦、1666 年大火和現代倫敦的天際線全部疊在同一座山丘上。

在羅馬人來以前，這裡並沒有一座等待被接管的「古倫敦」

羅馬軍隊在西元 43 年入侵不列顛以前，泰晤士河流域當然早就有人生活、農耕、交換物資，也有重要部族與聚落；但今天倫敦城所在的位置，並沒有一座可以和後來倫蒂尼恩相比的大型城市。倫敦作為「城市」這件事，本身很大程度就是羅馬統治創造出來的。

羅馬人真正看中的，是地理。泰晤士河在這裡仍然受潮汐影響，船隻可以從北海進入內陸；河道同時又窄到足以架橋。只要把橋放在這裡，南岸通往肯特與歐洲方向的道路，便能和北岸通往科爾切斯特、聖奧爾本斯以及更遠的不列顛道路接在一起。河運與陸運在同一點相交，城市便有了存在的理由。

所以倫敦最早並不是王室首都，也不是政治中心。它首先是一個「東西可以在這裡換手」的地方：船把貨送進來，道路把貨帶出去；商人、搬運工、工匠、官員、軍人和旅人跟著聚集。後來倫敦兩千年的財富、金融與國際人口，看似離羅馬時代很遠，其實都延續了這個最初的地理性格。

理解今天整條路線的第一把鑰匙

倫敦古城不是先有王宮再有城市，而是先有河、橋、港口與交易，城市才長出來。後來的王權、教堂、城堡與市場，全都必須回應這個已經很有力量的商業城市。

約西元 47 年：一座橋，開始把倫敦固定在這個位置



倫敦博物館把羅馬倫敦的建立時間放在約西元 47 年。差不多從倫敦存在開始，今天倫敦橋附近就已經有過河設施。這件事的重要性很難高估：橋不是城市裡的一項設施，而是城市之所以會在這裡形成的原因之一。

橋一旦存在，所有需要跨越泰晤士河的人和貨物就會集中到同一個狹窄地帶；同時，河岸又能讓船隻卸貨。於是橋頭自然出現道路、倉庫、店鋪、住宿、作坊與市場。倫蒂尼恩並不是先畫好完整城市藍圖才開始生活，而是在這種交通壓力下迅速長大。

後面到了波羅市場時，這條線會再次出現：南岸為什麼會形成市場？因為過橋的人都要經過那裡。到了塔橋時，問題又換成十九世紀版本：如果河上貨船太多、道路也太擠，橋到底應該讓誰先走？今天不同景點看似分散，其實一直在回答同一個「怎麼過河、怎麼做生意」的問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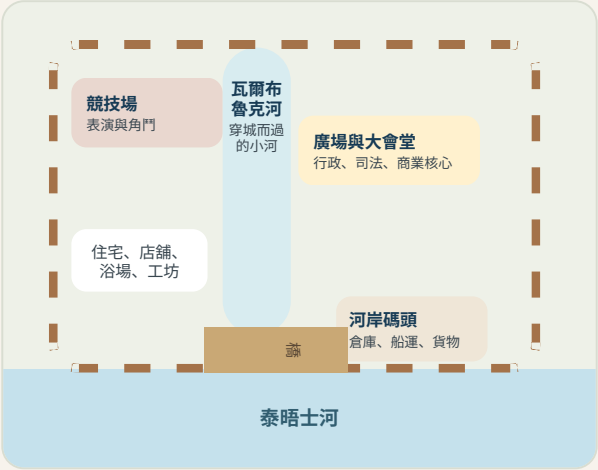
倫敦誕生後不到二十年，就被燒成灰：它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座安穩的城市

西元 60 或 61 年，愛西尼部族女王布狄卡（Boudica）領導大規模反羅馬起義。起義軍先攻擊科爾切斯特，接著逼近倫蒂尼恩。羅馬總督判斷手上的兵力不足以守城，選擇撤退；留下的人則面對起義軍的攻擊。倫敦幾乎被焚毀。

今天考古學家在倫敦城不同地點仍能找到同一時期的燒灼層。這是一個很有力量的歷史證據：城市地下真的留著「倫敦第一次被燒掉」的痕跡。

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火災本身，而是羅馬人之後的選擇。他們沒有換地方，也沒有放棄倫敦，而是迅速重建。原因很簡單：橋、河與道路的組合仍然太有價值。這種「城市被破壞，但位置仍值得重新投入」的邏輯，後來還會在 1666 年倫敦大火後再次出現。倫敦真正延續的，從來不只是建築，而是位置與功能。

重建後的倫蒂尼恩，才真正變成一座完整的羅馬城市



成熟的倫蒂尼恩有大型公共廣場、大會堂、浴場、神廟、競技場、住宅、商店與工場。市政廳（Guildhall）地下今天仍保存著羅馬競技場遺跡；瓦爾布魯克河（Walbrook）則曾從城市中間流過，早期甚至能讓小船進入，河岸後來又聚集金屬加工、磨坊與其他產業。

這些遺跡今天看起來常常很零碎，因為現代倫敦把它們切成一個個地下室、工地或展示點。但羅馬人看到的不是「幾個考古景點」，而是一座繁忙完整的城市：有人去浴場，有人在廣場辦事，有人在碼頭搬貨，有人在競技場看表演，也有人在街邊做生意。

人口也並不只是「羅馬人和本地人」兩種。帝國把軍人、商人、奴隸、自由民、官員與工匠從很遠的地方帶到倫敦。墓葬與考古研究顯示，這座城市很早就是一個人口來源多元的港口。今天倫敦的國際性不是現代突然出現的新特色，而是從城市誕生時就已經存在的一條長線。

約兩百年後才出現的城牆，第一次把「倫敦到哪裡為止」畫得非常清楚



塔丘一帶仍能看到羅馬倫敦城牆的一部分。下層可見羅馬時代的石材與磚帶，上方則疊著後世修補與增建。

倫蒂尼恩建立初期並沒有今天想像中的完整城牆。直到約西元 190 至 225 年間，羅馬人才在陸地一側修築巨大的石造防禦牆。倫敦城官方資料估計，這項工程需要約八萬五千噸肯特郡碎石；完成後城牆約兩英里長、高約六公尺，是羅馬不列顛最大的公共工程之一。

它的作用當然包括防禦，但同時也有象徵效果：這是一座重要到值得用巨大成本圈起來的城市。城門控制道路進出，牆內外也逐漸形成清楚的法律和空間差異。

更驚人的是，羅馬帝國消失後，這堵牆的影響仍延續了很久。中世紀倫敦繼續維修和使用它，直到城市後來大規模向外擴張。換句話說，今天在塔丘看到的那幾段殘牆，並不只是羅馬時代的一個句點；它們曾經實際決定倫敦的形狀超過一千年。

羅馬帝國離開後，倫敦最不可思議的一幕發生了：人們竟然離開了這座石造城市

五世紀初，羅馬統治在不列顛結束，支撐倫蒂尼恩的行政、軍事與長距離經濟網絡迅速瓦解。到五世紀中葉，羅馬城牆內已經只剩很少人口。對後人來說這很反直覺：既然已有城牆、道路、石屋和公共建築，為什麼不直接住進去？但城市不是只有房子；沒有維持它的政治與經濟系統，巨大的羅馬基礎設施反而可能成為負擔。

後來的盎格魯-撒克遜居民沒有把主要聚落放回城牆內，而是在更西邊、今天河岸街（Strand）、奧德維奇（Aldwych）到柯芬園（Covent Garden）附近建立倫敦維克（Lundenwic）。「wic」本身就有貿易聚落的意思。這座新倫敦仍然依靠泰晤士河和國際貿易，但它已經離開了羅馬城市的街道格局。

這件事也把前幾天的倫敦行程悄悄連起來：9 月 24 日在柯芬園附近散步時，腳下其實正是早期中世紀倫敦重新開始生活的區域。今天才走進倫敦城，所以不是從「舊到新」簡單直線前進，而是在兩個曾經先後成為倫敦核心的地方之間移動。

維京人反而把倫敦送回羅馬城牆：886 年之後，古城再次成為城市核心

842、851
年

維京襲擊倫敦

倫敦維克暴露在沒有城牆保護的河岸。

865 年後

大軍進入英格蘭

維京勢力改變英格蘭政治版圖。

886 年

阿爾弗雷德重建倫敦

重新利用舊羅馬城牆，在牆內建立設防城市。

之後

倫敦重心回到古城

羅馬留下的邊界重新成為中世紀倫敦的骨架。

九世紀的維京襲擊讓「住在開放的河岸貿易聚落」變得越來越危險。886 年，阿爾弗雷德大帝重新建立倫敦的防禦，最有效率的做法並不是從零蓋一座新城，而是重新利用仍然存在的羅馬城牆。

於是歷史出現一次很漂亮的折返：羅馬人離開幾百年後，他們留下的石牆突然又有價值。新的中世紀倫敦重新回到牆內，倫敦維克逐漸被放棄。從這時開始，今天所稱的倫敦城再次成為城市主要核心。

所以「倫敦古城」不是一條從羅馬連續不斷延伸到今天的直線，而更像一個被遺棄、又被重新啟用的容器。城牆本身跨過了不同民族、王國與政治制度，卻一再重新決定人們在哪裡生活。

中世紀以後，倫敦慢慢長成兩個核心：西邊是王權，東邊是商業城市



這一點是理解倫敦非常重要、也最容易被現代地圖掩蓋的背景。中世紀以後，英格蘭王室與政府的主要儀式和行政中心逐漸集中在西敏；但最富有、人口最密集、商業最活躍的城市核心，仍然是東面的倫敦城。

換句話說，倫敦不是只有一個中心。國王可以住在西敏或後來其他王宮，但他需要倫敦城的錢、商人、貸款、稅收與支持；倫敦城則需要王室確認自己的權利與特許。兩者很近，卻不是同一個制度。昨天在西敏看到的是「國家怎麼統治」，今天看到的是「城市怎麼賺錢、自治並和王權談判」。

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倫敦城後來能保留如此特殊的自治制度。它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城市區域，而是一個在英格蘭王權旁邊長期累積財富、法律和集體身分的商業共同體。

一座有錢到能和國王談條件的城市：倫敦城的自治不是裝飾，而是商業力量的結果

中世紀的倫敦城由大量商人、工匠、公會與行會構成。不同職業有自己的組織、規則與政治影響力；城市也逐步取得自行管理、司法與選舉官員的權利。倫敦城市長制度可以追溯到十二世紀末，而 1215 年之後，倫敦人選出的市長更獲得王室正式承認。

這種自治背後不是抽象民主理想，而是交易能力。英格蘭君主經常需要倫敦商人的貸款與稅收；戰爭、宮廷和政府都需要錢。城市越重要，越有能力要求自己的特權得到尊重。

因此今天倫敦城仍有自己的倫敦城市長（Lord Mayor of London）、倫敦城法團（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）和古老行會傳統。這些制度看似古怪，其實都是一千年商業自治留下的制度化痕跡。現代摩天大樓裡的銀行和保險公司，正站在一個很早就學會用財富換取政治空間的城市之上。

最容易混淆的一點

倫敦城市長（Lord Mayor of London）代表古老的倫敦城；全大倫敦的倫敦市長（Mayor of London）則是另一個現代職位。兩者名稱很像，代表的範圍與制度完全不同。

所以今天的「一平方英里區」其實是一座古城 穿上現代金融中心的外衣

今天從空中看倫敦城，最醒目的是玻璃摩天大樓，似乎和羅馬城市毫無關係。但地面以下仍藏著競技場、浴場、神廟、道路與城牆；地面上的街道名稱、教區、行會、城市邊界與自治制度，又延續了中世紀城市的結構。

倫敦城的常住人口其實不多，但白天有大量工作人口進入金融、法律與保險機構。它因此仍然延續一種非常古老的城市模式：這裡首先是一個「工作、交易、交換資訊」的地方，而不是以住宅生活為主的普通行政區。

這也是今天走這一區最有趣的地方。只要把摩天大樓先從眼前拿掉，很多街道其實仍然在做羅馬與中世紀倫敦早就做過的事情——讓人進城、讓貨和錢流動、把資訊集中，再把影響力傳出去。

有了前面的背景，今天的路線才真正串得起來



第一站塔丘先看到羅馬城牆，因為那是古城最早、也最直接的物理邊界。接著旁邊的倫敦塔把時間一下拉到十一世紀：諾曼征服者把軍事堡壘壓在古城東南角，既守河，也盯著倫敦人。

跨過倫敦塔橋時，時間再跳到十九世紀。那時倫敦早已是世界級港口，問題不再是「怎麼守城」，而是「道路要過河，貨船也要進港，兩者怎麼同時成立？」塔橋就是這個工業城市難題的工程答案。

過橋到南華克之後，波羅市場把故事重新拉回「橋頭商業」。最後回到倫敦城的聖保羅山丘，會看到這座城市如何在中世紀宗教中心、1666 年大火、巴洛克重建和國家記憶之間一次次重新定義自己。

因此今天真正的主線不是年份，而是城市功能如何一層一層疊在同一個位置上：橋帶來城市，城牆定義城市，城堡控制城市，市場餵養城市，港口擴張城市，而大教堂替城市留下共同記憶。

還有一個今天不一定特別去看的地方，卻是整天歷史的隱形主角：倫敦橋

差不多從倫敦存在開始，今天倫敦橋附近就一直有跨河點。羅馬橋把倫蒂尼恩固定在北岸；中世紀石橋又長期成為倫敦唯一的重要固定過河通道。所有南北交通被集中到橋頭，市場、旅店、倉庫和商業自然跟著長大。

所以後面看到波羅市場時，真正該問的不是「市場為什麼這麼有名」，而是「為什麼市場偏偏在這裡」。答案就是倫敦橋。就連十九世紀塔橋的誕生，也和倫敦橋東面的交通壓力有關。

如果把泰晤士河想成倫敦的主動脈，那麼倫敦橋就是兩千年裡最重要的關節。它不一定是今天最漂亮的橋，卻是最接近倫敦誕生原因的地方。

征服者威廉為什麼把倫敦塔蓋在這裡？因為他既要防外敵，也要盯著倫敦人



倫敦塔核心的白塔（White Tower）始建於十一世紀。對剛被征服的英格蘭人來說，這種巨大石造城堡本身就是權力宣言。

1066 年諾曼征服後，威廉一世面對一個現實問題：他已經成為國王，但英格蘭最大、最富有的城市並不因此自動變得忠誠。於是他在倫敦東南角建立城堡，後來的白塔約在 1078 年開始興建。

位置選得極其聰明。倫敦塔南側是泰晤士河，東側可以利用古羅馬城牆，既能控制從海上進入倫敦的船隻，也能把軍事力量直接放在城市旁邊。歷史皇宮機構形容，白塔的目的就是「震懾、制服並嚇住倫敦人」，同時阻止外敵。

因此，倫敦塔和昨天看到的白金漢宮完全不是同一種王室建築。白金漢宮的門面要表現穩定、禮儀與國家形象；十一世紀的白塔則更直接：它要讓所有人遠遠就看見，新的統治者有石頭、有軍隊，而且不會輕易離開。

「倫敦塔＝監獄」其實把它看得太窄：它更像一個王權工具箱

倫敦塔當然以囚禁和處決故事聞名，但在近千年歷史中，它同時做過王宮、堡壘、軍械庫、鑄幣廠、王室珍寶庫、動物園與國家檔案空間。王室珠寶今天仍保存在這裡，就是這條「國家財富放在最安全堡壘裡」傳統的延續。

中世紀君主進入倫敦參加加冕典禮之前，有時會先住在倫敦塔，再沿城市道路前往西敏。這使倫敦塔既是防禦建築，也是王室展示的一部分：國王先從堡壘向城市顯示力量，再到西敏寺接受宗教加冕。

很多著名囚犯也並不是一直被關在黑暗地牢裡。身分高的人可能住在原本屬於王室或官員使用的房間。倫敦塔真正可怕的地方不只是監獄環境，而是它象徵「國家權力已經把你控制住」。

站在外面看也很值得

這次行程不一定要進塔內，外觀本身已經足以讀出故事：先找白塔，再看外層城牆與護城河，最後把視線轉向泰晤士河。三個方向就是「城堡、城市、河運」如何綁在一起。

今天看起來浪漫的泰晤士河，在很長時間裡其實是一條巨大的貨運工作帶

倫敦的財富一直和河緊密相連。羅馬時代有碼頭和倉庫；中世紀與近代的河岸則充滿船埠、吊貨設備、倉房、魚市、酒桶、煤炭、木材與來自海外的貨物。城市不是「面向河景」而已，而是真的靠河工作。

倫敦塔以西、倫敦橋以東的河段後來被稱為倫敦港池（Pool of London）。在十九世紀，這裡是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。大型帆船與蒸汽船要進出碼頭，因此任何新建橋樑都不能簡單把河封死。

這正是下一站倫敦塔橋最重要的背景。若只把塔橋看成漂亮的藍白色地標，就會錯過它真正的工程問題：維多利亞倫敦需要一座新橋來疏解道路交通，但同時又不能妨礙一條仍然是帝國商業命脈的河。

倫敦塔橋看起來像中世紀城堡，其實是一台十九世紀的巨大機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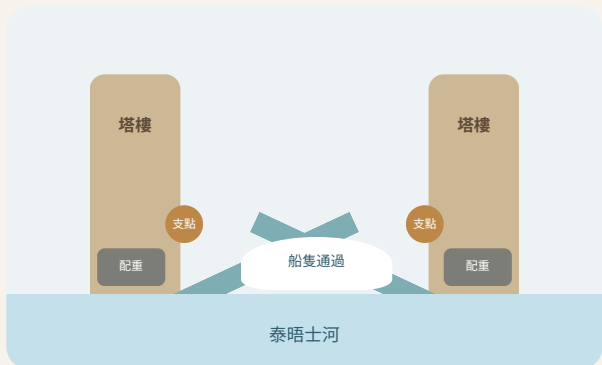
倫敦塔橋（Tower Bridge）1894 年開通。哥德式塔樓讓它和旁邊的倫敦塔視覺上相容，但真正支撐它的是維多利亞時代的鋼鐵與液壓工程。

十九世紀後期，倫敦東部人口與商業迅速增加，倫敦橋以東卻沒有足夠的道路過河。新橋若做成普通固定橋，又會擋住大型船舶進入倫敦港池。工程師最後採用可開啟的雙葉橋方案：中央兩片橋面可以像翹翹板一樣升起，讓高桅船隻通過。

橋於 1886 年動工、1894 年開通。外觀看似石造哥德建築，但塔內其實藏著鋼骨；最初橋面升降由蒸汽驅動液壓系統完成。官方資料記錄，光是 1894 年第一年就開橋 6,194 次，平均每天約十七次。這個數字最能說明當時河上交通有多繁忙。

所以塔橋不是為觀光客做的倫敦符號，而是一個非常務實的交通妥協。它之所以後來如此漂亮、如此倫敦，是因為工程師在「城市要過河」和「船還要進港」兩個矛盾之間，做出了一座會動的橋。

為什麼橋面升得起來？關鍵不是蠻力，而是把重量平衡掉



「Bascule」這個工程名稱來自法文的蹺蹺板。每一片巨大橋面在塔樓內都有配重，讓橋面重量被大幅平衡。這樣系統不需要每次都硬把整片橋面從零抬起，而是只需要克服相對較小的差額與摩擦。

最初的蒸汽機先把水加壓，再由液壓設備驅動橋面。今天系統已改用油壓與電力，但基本幾何概念沒有變。塔橋看起來像古堡，骨子裡其實是一件高度現代的工業設備。

這種「把最先進技術穿上歷史外衣」的做法也很維多利亞。倫敦人希望新橋能服務現代工業城市，但又不想它和旁邊九百年的倫敦塔打架，因此用哥德式外觀把新機器包裝成看似自古就在這裡的風景。

跨過河之後，歷史角色突然換了：南岸長期是「城牆外、橋頭邊」的世界

羅馬橋南端早已有聚落，但中世紀之後的南華克（Southwark）和倫敦城有不同身分。它在城市正式邊界之外，卻又緊貼著唯一的重要過河點，因此成為旅店、馬廄、市場、娛樂和各種服務業最容易聚集的地方。

這種「靠近城市但不完全受城市同一套規則管」的地理位置，讓南岸形成很特別的性格。後來劇院、酒館與各種倫敦城內較受限制的娛樂活動，也大量在南華克發展。莎士比亞的環球劇場之所以在南岸，就是這個城市邊界歷史的一部分。

波羅市場也要從這個角度看：它不是一個後來為美食愛好者設計的漂亮市場，而是因為橋頭永遠有人、有貨、有交通，所以市場在這裡活了一千年。

波羅市場：一千年前，市場先是為「過橋的人」存在，後來才為「吃東西的人」聞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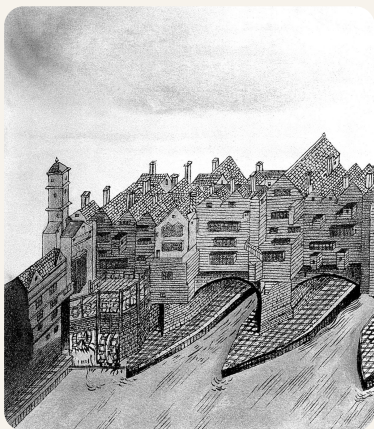
今天的波羅市場（Borough Market）結合生鮮、熟食與專門食品，但它的歷史核心一直是橋頭的人流與食品供應。

波羅市場官方把自己的故事追溯到約一千年前：市場在倫敦橋南端附近形成。這很好理解——進城的人要吃、旅館要補給、商人要交易，周邊農產品也需要一個可以接觸大量消費者的地方。

到了十八世紀，橋頭市場過度擁擠，甚至妨礙通行。1756 年，原本沿大街發展的市場被正式關閉，但當地商人隨即集資買地，在今天的位置重新建立市場。從那之後，波羅市場以信託方式延續，成為倫敦食品供應系統的一部分。

二十世紀後期，大型超市與新的物流方式令傳統果菜批發市場衰退。1990 年代，波羅市場又一次轉身，從批發供應重新發展成今天以優質食品、生產者與零售為主的市場。它的歷史因此很像倫敦本身：功能會變，但只要城市仍需要這個位置，老地方就能找到新角色。

別把倫敦塔橋和倫敦橋搞混：真正決定倫敦誕生位置的，是那座外表最不起眼的倫敦橋



約十六至十七世紀的舊倫敦橋想像圖。中世紀石橋上真的蓋滿住宅、商店與教堂，看起來更像一條跨在河上的街道。

今天觀光客最容易認出的橋是倫敦塔橋，但歷史上真正重要得多的是倫敦橋（London Bridge）。羅馬橋就在它附近；中世紀的新石橋約在 1209 年完成，後來站了六百多年。

舊倫敦橋和今天完全不同。橋上蓋滿房屋、商店，甚至有教堂；橋墩又粗又多，使潮水穿過狹窄橋孔時變得非常急。過橋不只是交通，而像穿過一條在河上的商業街。

也因為長期只有這一座橋，倫敦橋把整個南北交通都壓縮到自己身上。波羅市場、南華克旅店、倫敦城的商業入口，全部被它餵養。塔橋是十九世紀的新工程；倫敦橋才是兩千年倫敦地理的那根老骨頭。

1666 年的大火，是今天倫敦城看起來不像中世紀城市的最重要原因之一

1666 年 9 月，火災從布丁巷一間麵包店附近開始，在強風與乾燥天氣下迅速蔓延。倫敦城官方資料記錄，大火持續五天五夜，摧毀約五分之四的倫敦城，包括 13,200 棟房屋與 87 座教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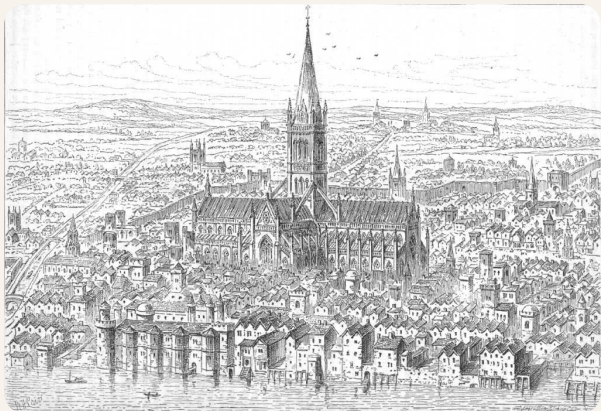
中世紀倫敦街道狹窄，房屋大量使用木材，樓層還會向街道外伸。火一旦失控，就能從一棟房跳到另一棟。當時拆屋製造防火帶的決策又一度太慢，結果整個商業城市幾乎被清空。

但大火也帶來一個矛盾的後果：倫敦城沒有被放棄，反而以石、磚與新的建築規範重建。今天走在金融城，很難找到完整中世紀街景，並不是因為倫敦歷史不夠老，而是因為它曾經被火災、戰爭和商業開發一次又一次重寫。

今天的路線其實跨過兩次「城市重生」

羅馬倫敦曾被布狄卡燒毀又重建；一千六百年後，中世紀倫敦又被 1666 年大火摧毀再重建。倫敦最穩定的傳統，某種程度上就是不停重建。

大火以前的聖保羅，和今天完全不是同一棟： 它曾是一座巨大的中世紀哥德大教堂



舊聖保羅大教堂（Old St Paul's Cathedral）的早期圖像。高聳尖塔後來在 1561 年遭雷擊焚毀；整座教堂則在 1666 年倫敦大火中被摧毀。

聖保羅山丘上的基督教歷史可以追溯到西元 604 年。今天的教堂並不是第一座；幾個世紀裡，火災與重建已經讓這個位置換過多代建築。中世紀的舊聖保羅規模巨大，長長的哥德式教堂和高塔曾經主宰倫敦天際線。

它也不只是祈禱場所。中殿著名的「保羅走廊（Paul's Walk）」曾像一條室內公共街道：人們交換消息、做生意、找工作、見朋友，甚至只是來看熱鬧。這種混合宗教與城市生活的狀態，和今天安靜莊嚴的大教堂想像很不一樣。

1666 年大火來臨時，人們還把書籍與貨物搬進厚重石造教堂，以為這裡安全。結果屋頂和內部仍被烈火摧毀。對當時倫敦人而言，聖保羅倒下就像城市本身失去了中心。

今天的聖保羅，是倫敦在大火之後替自己重新畫出的天際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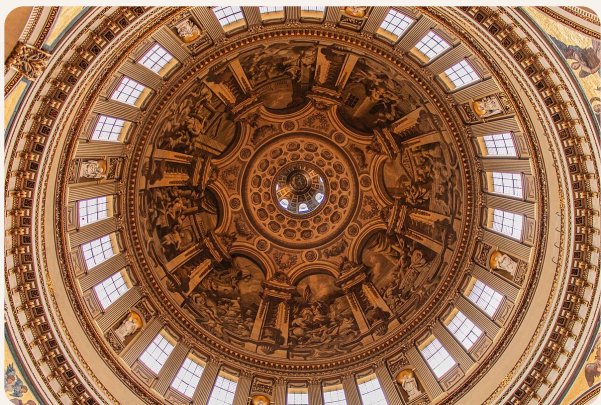
現在的聖保羅大教堂（St Paul's Cathedral）由克里斯多福·雷恩（Christopher Wren）設計，1675 年開始重建，1710 年基本完成。

大火之後，克里斯多福·雷恩不只負責聖保羅，也參與大量倫敦城教堂的重建。新的聖保羅不再複製舊哥德式大教堂，而使用英格蘭非常醒目的巴洛克語言：巨大的中央圓頂、古典柱式與清楚的幾何秩序。

這個圓頂不只是建築造型，而是城市重建的宣言。中世紀倫敦以尖塔形成天際線；大火後的倫敦則讓聖保羅的圓頂成為新的視覺中心。幾百年裡，無論從泰晤士河、橋上或城市遠處看，圓頂都像在告訴人「倫敦還在」。

這也是為什麼今天周圍已經出現大量高樓，倫敦仍特別保護某些通往聖保羅的視線。對這座城市而言，它不只是漂亮教堂，而是一次幾乎被摧毀後重新站起來的共同記憶。

站到圓頂下面時，記得抬頭：外面看到的一個圓頂，裡面其實藏著三層結構



聖保羅大教堂圓頂內部。真正支撐外部巨大輪廓的，不只是眼前這一層，而是一套把內部比例、結構承重與外部城市天際線分開處理的三層系統。

雷恩面對一個建築難題：教堂內部若做出和外部一樣高大的圓頂，人在下面會覺得比例過於空洞；但如果只按照室內舒適比例建造，從城市遠處看又不夠雄偉。解法是把「室內看到的圓頂」和「城市看到的圓頂」分開。

內側是較低的裝飾圓頂；中間有承重用的磚造錐體，支撐上方石燈塔；最外層才是從倫敦街道看到的高大木構外殼。也就是說，聖保羅最著名的輪廓其實是一種視覺工程：建築師同時設計了人在教堂裡的感受，以及整座城市看到的形象。

圓頂內側的單色巨幅畫作由詹姆斯·桑希爾（James Thornhill）完成，描繪聖保羅生平。之後教堂其他區域又加入十九世紀馬賽克，使室內其實是數個時代層層疊加的結果。

聖保羅後來不只是「倫敦城的教堂」，而成為整個國家表達記憶的舞台

海軍名將納爾遜與威靈頓公爵等人物安葬在聖保羅地下室，使它逐漸具有國家紀念堂的角色。大型國家葬禮、戰爭紀念與皇室儀式，也讓這座原本屬於倫敦教區的大教堂進入全國共同記憶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倫敦遭受德軍轟炸。聖保羅周圍多次中彈、起火，教堂本身也受損，但圓頂仍然站著。戰時媒體中的聖保羅形象因此成為「倫敦沒有被摧毀」的象徵。

1981 年查理王子與戴安娜在這裡舉行婚禮，也很能說明聖保羅的特殊角色。皇室婚禮傳統上常和西敏寺關係密切，但聖保羅空間更大、能容納更多賓客。這座教堂因此不只承載倫敦城歷史，也成為國家需要一個巨大公共宗教舞台時會使用的地方。

一天最後不是用「參觀教堂」收尾，而是坐進一個仍然活著的七百年英國禮拜傳統

本日行程最後安排合唱晚禱（Choral Evensong）。這不是專門為遊客設計的音樂表演，而是聖保羅每天持續進行的正式禮拜。聖保羅官方把它稱為教堂崇拜傳統中的珍寶，儀式主要採用 1662 年《公禱書》（Book of Common Prayer）的晚禱形式。

整個禮拜約四十五分鐘，核心不是講道，而是詩篇、聖經讀經、禱告與合唱交替。很多文字由唱詩班代替會眾唱出，因此即使不熟悉英國國教、甚至沒有宗教信仰，也能很直接感受到聲音如何在巨大石造空間裡移動。

這也讓今天的歷史主題有一個很漂亮的收束：外面的城市從羅馬街道變成金融中心，倫敦橋拆了又蓋、港口搬走、摩天大樓升起；但在同一座山丘上，人們仍然在傍晚聚集、讀經、唱詩、等待回音消失。倫敦不是把歷史封在博物館裡，而是讓很多歷史形式繼續被使用。

進去時最值得做的事

先不要急著研究每一塊紀念碑。坐下來，抬頭看圓頂，再聽唱詩班第一個和弦如何充滿整座教堂。這一刻比記住更多年份，更容易真正理解為什麼聖保羅會成為倫敦的象徵。

讀完再走，今天會發現自己其實一直在看同一件事：倫敦怎麼利用「位置」累積權力

羅馬人看中的是一個能建橋、能靠船、能接道路的河岸位置；中世紀商人把同一個位置變成英格蘭最大的市場城市；征服者威廉把城堡放在古城與河流交界處控制倫敦；波羅市場靠橋頭人流生存；維多利亞人為了港口和道路同時運作，造出會開啟的倫敦塔橋；大火之後，聖保羅又用圓頂重新標記城市中心。

所以今天看到的古蹟雖然年代差了一千多年，彼此其實不是偶然排在一起。它們都在回答相似問題：人怎麼過河？貨怎麼進城？誰控制入口？城市邊界在哪裡？誰有權收費、交易、保護、統治？

等這條線連起來之後，倫敦城就不再只是摩天大樓之間幾棟老教堂。它比較像一座兩千年沒有停止工作的機器：零件換了很多次，但最早的河、橋、道路與商業邏輯一直留在裡面。

現場最值得找的五個畫面

- 1 塔丘的羅馬城牆：先看兩千年前的城市邊界。
- 2 白塔對著河的位置：理解諾曼人如何控制城市。
- 3 倫敦塔橋的中央橋面：想像大型船隻進入港池。
- 4 波羅市場與橋頭人流：市場為什麼能在這裡活一千年。
- 5 聖保羅圓頂：看大火後的倫敦如何替自己重新畫天際線。

主要資料來源

- 倫敦博物館（London Museum）：羅馬倫敦時間線、倫敦橋歷史、倫敦維克、羅馬競技場、瓦爾布魯克河與羅馬遺跡資料。
- 倫敦城法團（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）：倫敦城與大倫敦的治理關係、羅馬城牆、羅馬道路、倫敦大火與倫敦城歷史環境資料。
- 歷史皇宮（Historic Royal Palaces）：倫敦塔、征服者威廉、白塔、護城河與羅馬城牆在倫敦塔位置中的關係。
- 倫敦塔橋官方（Tower Bridge）：1886—1894 年建橋歷史、可開啟橋面、液壓系統與早期開橋次數。
- 波羅市場官方（Borough Market）：市場約一千年歷史、1756 年遷至現址及二十世紀末轉型。
- 聖保羅大教堂官方（St Paul's Cathedral）：604 年以來的教堂歷史、1666 年大火、雷恩重建、禮拜與合唱晚禱資料。

圖片來源

- 羅馬城牆：Adam Bishop, Wikimedia Commons, CC BY-SA 3.0。
- 白塔：Art De Cade, Wikimedia Commons, CC BY 2.0。
- 倫敦塔橋：The wub, Wikimedia Commons, CC BY-SA 4.0。
- 波羅市場：Dave Thompson / Geograph, Wikimedia Commons, CC BY-SA 2.0。
- 舊倫敦橋：約 1600 年圖像，Wellcome Collection, CC BY 4.0。
- 舊聖保羅：Anton van der Wyngarde 圖像，公有領域。
- 聖保羅外觀：Yair Haklai, Wikimedia Commons, CC BY-SA 4.0。
- 聖保羅圓頂內部：Wikimedia Commons, CC BY 2.0。

本指南為本次家族旅行的行前閱讀材料。圖片均以完整比例縮放，沒有裁切；同一張照片不重複使用，讓每幅圖都對應一個具體歷史概念。